漢書/卷05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賈鄒枚路傳　第二十一 ◄

漢書
卷五十二 竇田灌韓傳　第二十二

► 景十三王傳　第二十三

竇嬰

竇嬰字王孫，孝文皇后從兄子也。父世觀津人也。喜賓客。孝文時為吳相，病免。孝景即位，為詹事。

帝弟梁孝王，母竇太后愛之。孝王朝，因燕昆弟飲。是時上未立太子，酒酣，上從容曰：「千秋萬歲後傳王。」太后驩。嬰引卮酒進上曰：「天下者，高祖天下，父子相傳，漢之約也，上何以得傳梁王！」太后由此憎嬰。嬰亦薄其官，因病免。太后除嬰門籍，不得朝請。

孝景三年，吳楚反，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，召入見，固讓謝，稱病不足任。太后亦慚。於是上曰：「天下方有急，王孫寧可以讓邪？」乃拜嬰為大將軍，賜金千斤。嬰言爰盎、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。所賜金，陳廊廡下，軍吏過，輒令財取為用，金無入家者。嬰守滎陽，監齊趙兵。七國破，封為魏其侯。游士賓客爭歸之。每朝議大事，條侯、魏其，列侯莫敢與亢禮。

四年，立栗太子，以嬰為傅。七年，栗太子廢，嬰爭弗能得，謝病，屏居藍田南山下數月，諸竇賓客辯士說，莫能來。梁人高遂乃說嬰曰：「能富貴將軍者，上也；能親將軍者，太后也。今將軍傅太子，太子廢，爭不能拔，又不能死，自引謝病，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，祗加慙自明，揚主之過。有如兩宮爽將軍，則妻子無類矣。」嬰然之，乃起，

朝請如故。

桃侯免相，竇太后數言魏其。景帝曰：「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？魏其沾沾自喜耳，多易，難以為相持重。」遂不用，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。

田蚡

田蚡，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，生長陵。竇嬰已為大將軍，方盛，蚡為諸曹郎，未貴，往來侍酒嬰所，跪起如子姓。及孝景晚節，蚡益貴幸，為中大夫。辯有口，學盤盂諸書，王皇后賢之。

孝景崩，武帝初即位，蚡以舅封為武安侯，弟勝為周陽侯。

蚡新用事，卑下賓客，進名士家居者貴之，欲以傾諸將相。上所填撫，多蚡賓客計策。會丞相綰病免，上議置丞相、太尉。藉福說蚡曰：「魏其侯貴久矣，素天下士歸之。今將軍初興，未如，即上以將軍為相，必讓魏其。魏其為相，將軍必為太尉。太尉、相尊等耳，有讓賢名。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，於是乃以嬰為丞相，蚡為太尉。藉福賀嬰，因弔曰：「君侯資性喜善疾惡，方今善人譽君侯，故至丞相；然惡人眾，亦且毀君侯。君侯能兼容，則幸久；不能，今以毀去矣。」嬰不聽。

嬰、蚡俱好儒術，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，王臧為郎中令。迎魯申公，欲設明堂，令列侯就國，除關，以禮為服制，以興太平。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，除其屬籍。諸外家為列侯，列侯多尚公主，皆不欲就國，以故毀日至竇太后。太后好黃老言，而嬰、蚡、趙綰等務隆推儒術，貶道家言，是以竇太后滋不說。二年，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。竇太后大怒，曰：「此欲復為新垣平邪！」乃罷逐趙綰、王臧，而免丞相嬰、太尉蚡，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，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。嬰、蚡以侯家居。

蚡雖不任職，以王太后故親幸，數言事，多效，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。蚡日益橫。六年，竇太后崩，丞相昌、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，免。上以蚡為丞相，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。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。

蚡為人貌侵，生貴甚。又以為諸侯王多長，上初即位，富於春秋，蚡以肺附為相，非痛折節以禮屈之，天下不肅。當是時，丞相入奏事，語移日，所言皆聽。薦人或起家至二

千石，權移主上。上乃曰：「君除吏盡未？吾亦欲除吏。」嘗請考工地益宅，上怒曰：「遂取武庫！」是後乃退。召客飲，坐其兄蓋侯北鄉，自坐東鄉，以為漢相尊，不可以兄故私橈。由此滋驕，治宅甲諸第，田園極膏腴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。前堂羅鐘鼓，立曲旃；後房婦女以百數。諸奏珍物狗馬玩好，不可勝數。

而嬰失竇太后，益疏不用，無勢，諸公稍自引而怠怀，唯灌夫獨否。故嬰墨墨不得意，而厚遇夫也。

灌夫

灌夫字仲孺，潁陰人也。父張孟，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，得幸，因進之，至二千石，故蒙灌氏姓為灌孟。吳楚反時，潁陰侯灌嬰為將軍，屬太尉，請孟為校尉。夫以千人與父俱。孟年老，潁陰侯彊請之，鬱鬱不得意，故戰常陷堅，遂死吳軍中。漢法，父子俱，有死事，得與喪歸。夫不肯隨喪歸，奮曰：「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。」於是夫被甲持戟，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。及出壁門，莫敢前。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，至戲下，所殺傷數十人。不得前，復還走漢壁，亡其奴，獨與一騎歸。夫身中大創十餘，適有萬金良藥，故得無死。創少瘳，又復請將軍曰：「吾益知吳壁曲折，請復往。」將軍壯而義之，恐亡夫，乃言太尉，太尉召固止之。吳軍敗，夫以此名聞天下。

潁陰侯言夫，夫為郎中將。數歲，坐法去。家居長安中，諸公莫不稱，由是復為代相。

武帝即位，以為淮陽天下郊，勁兵處，故徙夫為淮陽太守。入為太僕。二年，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，輕重不得，夫醉，搏甫。甫，竇太后昆弟。上恐太后誅夫，徙夫為燕相。數歲，坐法免，家居長安。

夫為人剛直，使酒，不好面諛。貴戚諸勢在己之右，欲必陵之；士在己左，愈貧賤，尤益禮敬，與鈞。稠人廣眾，薦寵下輩。士亦以此多之。

夫不好文學，喜任俠，已然諾。諸所與交通，無非豪桀大猾。家累數千萬，食客日數十百人。波池田園，宗族賓客為權利，橫潁川。潁川兒歌之曰：「潁水清，灌氏寧；潁水濁，灌氏族。」

夫家居，卿相侍中賓客益衰。及竇嬰失勢，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。夫亦得

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。兩人相為引重，其游如父子然，相得驩甚，無厭，恨相知之晚。

夫嘗有服，過丞相蚡。蚡從容曰：「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，會仲孺有服。」夫曰：「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，夫安敢以服為解！請語魏其具，將軍旦日蚤臨。」蚡許諾。夫以語嬰。嬰與夫人益市牛酒，夜洒埽張具至旦。平明，令門下候司。至日中，蚡不來。嬰謂夫曰：「丞相豈忘之哉？」夫不懌，曰：「夫以服請，不宜。」乃駕，自往迎蚡。蚡特前戲許夫，殊無意往。夫至門，蚡尚臥也。於是夫見，曰：「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，魏其夫妻治具，至今未敢嘗食。」蚡悟，謝曰：「吾醉，忘與仲孺言。」乃駕往。往又徐行，夫愈益怒。及飲酒酣，夫起舞屬蚡，蚡不起。夫徙坐，語侵之。嬰乃扶夫去，謝蚡。蚡卒飲至夜，極驩而去。

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，嬰大望曰：「老僕雖棄，將軍雖貴，寧可以勢相奪乎！」不許。夫聞，怒罵福。福惡兩人有隙，乃謾好謝蚡曰：「魏其老且死，易忍，且待之。」已而蚡聞嬰、夫實怒不予，亦怒曰：「魏其子嘗殺人，蚡活之。蚡事魏其無所不可，愛數頃田？且灌夫何與也？吾不敢復求田。」由此大怒。

元光四年春，蚡言灌夫家在潁川，橫甚，民苦之。請案之。上曰：「此丞相事，何請？」夫亦持蚡陰事，為姦利，受淮南王金與語言。賓客居間，遂已，俱解。

夏，蚡取燕王女為夫人，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。嬰過夫，欲與俱。夫謝曰：「夫數以酒失過丞相，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。」嬰曰：「事已解。」彊與俱。酒酣，蚡起為壽，坐皆避席伏。已嬰為壽，獨故人避席，餘半膝席。夫行酒，至蚡，蚡膝席曰：「不能滿觴。」夫怒，因嘻笑曰：「將軍貴人也，畢之！」時蚡不肯。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，又不避席。夫無所發怒，乃罵賢曰：「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，今日長者為壽，乃效女曹兒呫囁耳語！」蚡謂夫曰：「程、李俱東西宮衛尉，今眾辱程將軍，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？」夫曰：「今日斬頭穴匈，何知程、李！」坐乃起更衣，稍稍去。嬰去，戲夫。夫出，蚡遂怒曰：「此吾驕灌夫罪也。」乃令騎留夫，夫不得出。藉福起為謝，案夫項令謝。夫愈怒，不肯順。蚡乃戲騎縛夫置傳舍，召長史曰：「今日召宗室，有詔。」劾灌夫罵坐不敬，繫居室。遂其前事，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，皆得棄市罪。嬰愧，為資使賓客請，莫能解。蚡吏皆為耳目，諸灌氏皆亡匿，夫繫，遂不得告言蚡陰事。

嬰銳為救夫，嬰夫人諫曰：「灌將軍得罪丞相，與太后家迕，寧可救邪？」嬰曰：「侯

自我得之，自我捐之，無所恨。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，嬰獨生。」乃匿其家，竊出上書。立召入，具告言灌夫醉飽事，不足誅。上然之，賜嬰食，曰：「東朝廷辯之。」

嬰東朝，盛推夫善，言其醉飽得過，乃丞相以它事誣罪之。蚡盛毀夫所為橫恣，罪逆不道。嬰度無可奈何，因言蚡短。蚡曰：「天下幸而安樂無事，蚡得為肺附，所好音樂狗馬田宅，所愛倡優巧匠之屬，不如魏其、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，腹誹而心謗，卬視天，俛畫地，辟睨兩宮間，幸天下有變，而欲有大功。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。」上問朝臣：「兩人孰是？」御史大夫韓安國曰：「魏其言灌夫父死事，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，身被數十創，名冠三軍，此天下壯士，非有大惡，爭杯酒，不足引它過以誅也。魏其言是。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，侵細民，家累巨萬，橫恣潁川，輸轢宗室，侵犯骨肉，此所謂『

支大於幹，脛大於股，不折必披』。丞相言亦是。唯明主裁之。」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。內史鄭當時是魏其，後不堅。餘皆莫敢對。上怒內史曰：「公平生數言魏其、武安長短，今日廷論，局趣效轅下駒，吾并斬若屬矣！」即罷起入，上食太后。太后亦已使人候司，具以語太后。太后怒，不食，曰：「我在也，而人皆藉吾弟，令我百歲後，皆魚肉之乎！且帝寧能為石人邪！此特帝在，即錄錄，設百歲後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？」上謝曰：「俱外家，故廷辨之。不然，此一獄吏所決耳。」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。

蚡已罷朝，出止車門，召御史大夫安國載，怒曰：「與長孺共一禿翁，何為首鼠兩端？」安國良久謂蚡曰：「君何不自喜！夫魏其毀君，君當免冠解印綬歸，曰『臣以肺附幸得待罪，固非其任，魏其言皆是。』如此，上必多君有讓，不廢君。魏其必媿，杜門齰舌自殺。今人毀君，君亦毀之，譬如賈豎女子爭言，何其無大體也！」蚡謝曰：「爭時急，不知出此。」

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，劾繫都司空。孝景時，嬰嘗受遺詔，曰「事有不便，以便宜論上。」及繫，灌夫罪至族，事日急，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。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，幸得召見。書奏，案尚書，大行無遺詔。詔書獨臧嬰家，嬰家丞封。乃劾嬰矯先帝詔害，罪當棄市。五年十月，悉論灌夫支屬。嬰良久乃聞有劾，即陽病痱，不食欲死。或聞上無意殺嬰，復食，治病，議定不死矣。乃有飛語為惡言聞上，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。

春，蚡疾，一身盡痛，若有擊者，諱服謝罪。上使視鬼者瞻之，曰：「魏其侯與灌夫共

守，笞欲殺之。」竟死。子恬嗣，元朔中有罪免。

後淮南王安謀反，覺。始安入朝時，蚡為太尉，迎安霸上，謂安曰：「上未有太子，大王最賢，高祖孫，即公車晏駕，非大王立，尚誰立哉？」淮南王大喜，厚遺金錢財物。上自嬰、夫事時不直蚡，特為太后故。及聞淮南事，上曰：「使武安侯在者，族矣。」

韓安國

韓安國字長孺，梁成安人也，後徙睢陽。嘗受韓子、雜說鄒田生所。事梁孝王，為中大夫。吳楚反時，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，扞吳兵於東界。張羽力戰，安國持重，以故吳不能過梁。吳楚破，安國、張羽名由此顯梁。

梁王以至親故，得自置相、二千石，出入游戲，僭於天子。天子聞之，心不善。太后知帝弗善，乃怒梁使者，弗見，案責王所為。安國為梁使，見大長公主而泣曰：「何梁王為人子之孝，為人臣之忠，而太后曾不省也？夫前日吳、楚、齊、趙七國反，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，唯梁最親，為限難。梁王念太后、帝在中，而諸侯擾亂，壹言泣數行而下，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，吳楚以故兵不敢西，而卒破亡，梁之力也。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。梁王父兄皆帝王，而所見者大，故出稱旧，入言警，車旗皆帝所賜，即以嫣鄙小縣，驅馳國中，欲夸諸侯，令天下知太后、帝愛之也。今梁使來，輒案責之，梁王恐，日夜涕泣思慕，不知所為。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？」長公主具以告太后，太后喜曰：「為帝言之。」言之，帝心乃解，而免冠謝太后曰：「兄弟不能相教，乃為太后遺憂。」悉見梁使，厚賜之。其後，梁王益親驩。太后、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。由此顯，結於漢。

其後，安國坐法抵罪，蒙獄吏田甲辱安國。安國曰：「死灰獨不復然乎？」甲曰：「然即溺之。」居無幾，梁內史缺，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，起徙中為二千石。田甲亡。安國曰：「甲不就官，我滅而宗。」田甲肉袒謝，安國笑曰：「公等足與治乎？」卒善遇之。

內史之缺也，王新得齊人公孫詭，說之，欲請為內史。竇太后所，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。

公孫詭、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，恐漢大臣不聽，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。及殺故吳相爰盎，景帝遂聞詭、勝等計畫，乃遣使捕詭、勝，必得。漢使十輩至梁，相以下

舉國大索，月餘弗得。安國聞詭、勝匿王所，乃入見王而泣曰：「主辱者臣死。大王無良臣，故紛紛至此。今勝、詭不得，請辭賜死。」王曰：「何至此？」安國泣數行下，曰：「大王自度於皇帝，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？」王曰：「弗如也。」安國曰：「夫太上皇、臨江親父子間，然高帝曰『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』，故太上終不得制事，居于櫟陽。臨江，適長太子，以一言過，廢王臨江；用宮垣事，卒自殺中尉府。何則？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。語曰：『雖有親父，安知不為虎？雖有親兄，安知不為狼？』今大王列在諸侯，詆邪臣浮說，犯上禁，撓明法。天子以太后故，不忍致法於大王。太后日夜涕泣，幸大王自改，大王終不覺寤。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，大王尚誰攀乎？」語未卒，王泣數行而下，謝安國曰：「吾今出之。」即日詭、勝自殺。漢使還報，梁事皆得釋，安國力也。景帝、太后益重安國。

孝王薨，共王即位，安國坐法失官，家居。武帝即位，武安侯田蚡為太尉，親貴用事。安國以五百金遺蚡，蚡言安國太后，上素聞安國賢，即召以為北地都尉，遷為太司農。閩、東越相攻，遣安國、大行王恢將兵。未至越，越殺其王降，漢兵亦罷。其年，田蚡為丞相，安國為御史大夫。

匈奴來請和親，上下其議。大行王恢，燕人，數為邊吏，習胡事，議曰：「漢與匈奴和親，率不過數歲即背約。不如勿許，舉兵擊之。」安國曰：「千里而戰，即兵不獲利。今匈奴負戎馬足，懷鳥獸心，遷徙鳥集，難得而制。得其地不足為廣，有其眾不足為彊，自上古弗屬。漢數千里爭利，則人馬罷，虜以全制其敝，勢必危殆。臣故以為不如和親。」群臣議多附安國，於是上許和親。

明年，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：「匈奴初和親，親信邊，可誘以利致之，伏兵襲擊，必破之道也。」上乃召問公卿曰：「朕飾子女以配單于，幣帛文錦，賂之甚厚。單于待命加嫚，侵盜無已，邊竟數驚，朕甚閔之。今欲舉兵攻之，何如？」

大行恢對曰：「陛下雖未言，臣固願效之。臣聞全代之時，北有彊胡之敵，內連中國之兵，然尚得養老長幼，種樹以時，倉廩常實，匈奴不輕侵也。今以陛下之威，海內為一，天下同任，又遣子弟乘邊守塞，轉粟輓輸，以為之備，然匈奴侵盜不已者，無它，以不恐之故耳。臣竊以為擊之便。」

御史大夫安國曰：「不然。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，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。平城之飢，七日不食，天下歌之，及解圍反位，而無忿怒之心。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，不

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，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，以結和親，至今為五世利。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，然終無尺寸之功，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。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，故復合和親之約。此二聖之跡，足以為效矣。臣竊以為勿擊便。」

恢曰：「不然。臣聞五帝不相襲禮，三王不相復樂，非故相反也，各因世宜也。且高帝身被堅執銳，蒙霧露，沐霜雪，行幾十年，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，非力不能，所以休天下之心也。今邊竟數驚，士卒傷死，中國槥車相望，此仁人之所隱也。臣故曰擊之便。」

安國曰：「不然。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，功不百者不變常，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，發政占古語，重作事也。且自三代之盛，夷狄不與正朔服色，非威不能制，彊弗能服也，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，不足煩中國也。且匈奴，輕疾悍亟之兵也，至如焱風，去如收電，畜牧為業，弧弓射獵，逐獸隨草，居處無常，難得而制。今使邊郡久廢耕織，以支胡之常事，其勢不相權也。臣故曰勿擊便。」

恢曰：「不然。臣聞鳳鳥乘於風，聖人因於時。昔秦繆公都雍，地方三百里，知時宜之變，攻取西戎，辟地千里，并國十四，隴西、北地是也。及後蒙恬為秦侵胡，辟數千里，以河為竟，累石為城，樹榆為塞，匈奴不敢飲馬於河，置屬錨然後敢牧馬。夫匈奴獨可以威服，不可以仁畜也。今以中國之盛，萬倍之資，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，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，必不留行矣。若是，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。臣故曰擊之便。」

安國曰：「不然。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，正治以待其亂，定舍以待其勞。故接兵覆眾，伐國墮城，常坐而役敵國，此聖人之兵也。且臣聞之，衝風之衰，不能起毛羽；彊弩之末，力不能入魯縞。夫盛之有衰，猶朝之必莫也。今將卷甲輕舉，深入長敺，難以為功；從行則迫脅，衡行則中絕，疾則糧乏，徐則後利，不至千里，人馬乏食。兵法曰：『遺人獲也。』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，則臣不知也；不然，則未見深入之利也。臣故曰勿擊便。」

恢曰：「不然。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，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，通方之士，不可以文亂。今臣言擊之者，固非發而深入也，將順因單于之欲，誘而致之邊，吾選梟騎或絕其後，單于可禽，百全必取。」

上曰：「善。」乃從恢議。陰使聶壹為間，亡入匈奴，謂單于曰：「吾能斬馬邑令丞，以城降，財物可盡得。」單于愛信，以為然而許之。聶壹乃詐斬死罪囚，縣其頭馬邑城

下，視單于使者為信，曰：「馬邑長吏已死，可急來。」於是單于穿塞，將十萬騎入武州塞。

當是時，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，匿馬邑旁谷中。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，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，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，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。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，諸將皆屬。約單于入馬邑縱兵。王恢、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。於是單于入塞，未至馬邑百餘里，覺之，還去。語在匈奴傳。塞下傳言單于已去，漢兵追至塞，度弗及，王恢等皆罷兵。

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，恢曰：「始約為入馬邑城，兵與單于接，而臣擊其輜重，可得利。今單于不至而還，臣以三萬人眾不敵，祇取辱。固知還而斬，然完陛下士三萬人。」於是下恢廷尉，廷尉當恢逗橈，當斬。恢行千金丞相蚡。蚡不敢言上，而言於太后曰：「王恢首為馬邑事，今不成而誅恢，是為匈奴報仇也。」上朝太后，太后以蚡言告上。上曰：「首為馬邑事者恢，故發天下兵數十萬，從其言，為此。且縱單于不可得，恢所部擊，猶頗可得，以尉士大夫心。今不誅恢，無以謝天下。」於是恢聞，乃自殺。

安國為人多大略，知足以當世取舍，而出於忠厚。貪耆財利，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。於梁舉壺遂、臧固，至它，皆天下名士，士亦以此稱慕之，唯天子以為國器。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，丞相蚡薨。安國行丞相事，引墮車，蹇。上欲用安國為丞相，使使視，蹇甚，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。安國病免，數月，瘉，復為中尉。

歲餘，徙為衛尉。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，破龍城。明年，匈奴大入邊。語在青傳。安國為材官將軍，屯漁陽，捕生口虜，言匈奴遠去。即上言方佃作時，請且罷屯。罷屯月餘，匈奴大入上谷、漁陽。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，出與戰，安國傷，入壁。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。上怒，使使責讓安國。徙益東，屯右北平。是時虜言當入東方。

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，後稍下遷。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，益貴。安國既斥疏，將屯又失亡多，甚自媿。幸得罷歸，乃益東徙，意忽忽不樂，數月，病歐血死。

壺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曆，官至詹事，其人深中篤行君子。上方倚欲以為相，會其病卒。

贊曰：竇嬰、田蚡皆以外戚重，灌夫用一時決策，而各名顯，並位卿相，大業定矣。然嬰不知時變，夫亡術而不遜，蚡負貴而驕溢。凶德參會，待時而發，藉福區區其間，惡

能救斯敗哉！以韓安國之見器，臨其摯而顛墜，陵夷以憂死，遇合有命，悲夫！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，豈命也虜？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